三五九：小白交遊錢太詫異

當夜錢太太不許小白再「拋身子」，中國明代小說的方言，叫「丟（拋去）身子」——即指男子的性事出精。這個「丟」字的字音，只有廣東語保存了。故粵語此一動詞音「丟」——而北人音「燥」（去聲）。古典文學書，有一常見字，是絕佳的合乎「六書」的字——「上入下肉」合成一字。其讀音正不妨隨各地方言的發音。長沙湘音說「揑亞」合音；上海吳音說「操撐」合……。

「丟身子」，是極古雅的粵方言。小白借她夜飯於湯本的小中華城——成條山坡馬路，全是港滬京料理。他們学用了山東葱爆鮮牛柳，也吃了純正削子敷龍眼湯。兩人雖然雙雙擁睡，却不會有事，止於吻啜而已，次日乘機車到伊豆長岡的溫泉市，住進了明治以來就有名的「長岡旅」。

「你到底有多少天假？即是說，你等於可以在國外——或者說到香港住多久？」她抱住他問。他說：「你回香港，不可告訴人。我還可以私自去紐約、華盛頓，作幾處京劇社的顧問，而且前在香港，華泰總裁還當面請我去泰國，看他們的新建設計劃！」

「那麼你給我陪伴，可否再有二十天？」——「太有了！」錢太一聽，熱吻他道：「我這就陪你飛泰國！」他們在長岡住了兩夜，第三天由熱海乘子彈車返東京，錢太能幹，就在酒店的服務部，將兩本護照拿去辦了泰國、及取道歐洲飛紐約的簽証。第二天一切辦妥，「兩口子」由東京直飛曼谷，乘的是日航機。訂了曼谷「黃金大飯店」。

事前小白打了一個電話給香港的華泰新公司秘書長王漱芳女士，她爲之驚喜答道：

「總裁早已交下來了，說他老約了您到曼谷參觀呢。那邊我即刻通知……好的，黃金大飯店這裡有兩個電話，一到就請撥用——叫秘書安妮，她可以辦一切，而且與陳總經理……其禮即可聯絡……。好，我這就通知曼谷。」……「太好了！他們是當地大財團的總……。」錢太還弄不清楚，她當然知道陳泰她就班次不夠了。

老蕭事長，却沒料到小白牡丹會認識香港這麼大的大亨。錢太在飛曼谷的飛機上，聽小白畧談華泰在泰京的聲望——「原來你認識這麼大的大亨！」她忽然明白了一半——「你多次到港出演，陳老是贊助人？」——「是呀！可是他大少我只見過一次，這一年重心在曼谷。……」錢太在台北財雄勢大，但港

三五九：氣數已盡

許道長曰：「七哥，照睇盲公可能爲了報復，所以落重注。」

阿七曰：「我已經決定收拾此人，可惜不知飛仔積究竟害了幾多女仔。」

許道長曰：「你想點對付佢？」

阿七曰：「我要解決一個疑問，日光日白佢有冇可能差遣六丁六甲。」

許道長曰：「日光日白有可能。」

阿七曰：「咁就得矣，我可以強攻，衝入去綁住這幾個妖人，然後捉返去絞成肉醬，攞出大海餵魚！」

阿占曰：「然，這種人亥時出世，一定會繼續害人，唔死冇大理！」

許道長曰：「七哥，假如佢氣數已盡，會自我毀滅，不必郁手。」

阿七愕然，曰：「如何自我毀滅？」

許道長曰：「照我所知，有一種無名火，會燒這種人化爲灰燼，即是羽化升仙。」

阿七更奇曰：「無名火？聽過，但却未見過。」

許道長曰：「無名火乃無以名之火，突然出現，轉眼間就可以將一切化爲灰。」

阿七曰：「但不知何時至會有無名火出現呢！」

許道長曰：「此人做盡傷天害理之事，攞死屍油已經好唔啱喇，一定有難喫！」

阿占多一口，曰：「道長，你可否同佢鬥法呢？」

許道長笑曰：「鬥法，不必，但亦可以講，毀滅妖人，似乎要由我做媒介。」

阿七大喜，曰：「好極了，道長，希望你馬到功成！」

監聽器忽然傳出盲公華哈咒聲。

許道長側耳細聽後，詫曰：「此乃古梵語也。」

阿七曰：「眞係古梵語？」

許道長曰：「然！古印度一種語言。」

一四四：夫婦談家事

石湖和銀好是把東邊的大房間，間格成兩個睡房。一個讓兒子與女兒睡，一個是夫婦倆睡。此刻，夜已深，鄰房傳來孩子的熟睡鼻鼾聲聲……窗外浪潮聲聲……

夫婦倆，隔別「一個多月，如今又同睡一張床，同蓋一張大棉被，兩個身體互擁，自是千恩萬愛，有說不盡的纏綿。

此刻，石湖望窗外星空，說：

「銀妹，我去港島一個多月，記掛我嗎？」

她把他擁得緊緊，吻他臉頰說：

「還用問嗎？」

「怕我讓港島的妖冶的女郎引誘去嗎？」

「怕得很。」她故作驚怕的口氣。

「那你不去醫館監視我？」

「早已佈下線眼啦！」銀妹說。

「誰是你的線眼？」

「秘密，不告訴你。」

「拆穿了，你什麼線眼也沒有，銀妹你喜歡去港島嗎？」

「當然喜歡啦！」

「爸爸已把醫館交給我嗎，自己呢？打算落葉歸根，回家鄉，却兩邊走。」

「想不到，一個你和我都不那麼好印象的老人家竟忽然間不是那麼一回事！」銀妹說。

「從這件事我看見自己年輕時的粗莽和衝動！」石湖說。

「我「向對珍姑印象不好，也想不到，她會去碼頭接老爺。」

「以前知道珍姑和我爸爸的事嗎？」

「你是說本泉老爺，還是大老爺？」

「當然是本泉老爺啦！」

「不知道。」

「珍姑是我媽。」

留住海鷗

■海辛

風言蜂語

■倫

是否補貼

當局進行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如有入不敷支者怎麼辦？

請想清楚

市區的士表示如加價不足可能罷駛。
結果益了小巴、地鐵。

值得接受

公務員加薪問題多個工會軟化。
百分十五應該是不錯了。

都市寫眞

文：黃郎 畫：家谷

有些人由壞變好

「貴精不在多。」女兒笑了，「李娜是精品呢！」

「我對她也早已另作估計了。」

「人是會變的，有些人由好變壞，有些人由壞變好。」

「後者是極少數。」

「却給我找到了。爸爸。」

「我相信小郁由相當壞變成相當好了。」

女兒點頭。

此日金菲回去，菲傭告訴她金先生夫婦去看新樓了。「小時後，父母回來，提到新樓很理想，「百三十萬元也不貴，就可以辦手續，但要兩個月繳入，由于主人需要移民呢！

三天後，周康與金菲飲下午茶，他對她道：

「昨夜，我與父母談了我們的婚事，母親要請你們吃飯，將來主婚人是姜文娟，我母親身份証上的名字是姜文娟，在喜帖上的，乾宅的主婚人是姜文娟，坤宅主婚人當然是你們父母兩位了。下星期日或是週末，由你們定。」

「明天我再告訴你。」金菲說。

「今夜我有應酬。」

「在什麼地方？」

「在『北京樓』。」

「在我家附近，我們一同回去吧！」

金菲又提到新樓方面的事，周康無意見。

後來她帶未婚夫回去。父親也在，金菲提到周母姜文娟女士要請吃飯，金茂道：

「星期六吧！」

「是下星期六。」周康說。

「好的。」

星期二下午六點，周康帶了請柬來，是姜文娟署名，席設銅鑼灣「滬江春」。

屆期七點半，姜家三人抵目的地，金菲發現一個清秀的中年婦人，周康即爲雙方介紹。後來五人喝X．O白蘭地，姜女士也會喝些酒。

樽前，姜女士對金太說：

「我們雙方都是新派人，阿康結婚後住在岳家，我十分放心，結婚應該怎樣辦？我對阿康的意願完全接受，但我要他根據金先生，金太與金小姐的意願。」

「讓他們小兩口決定吧！」金茂說：「我們夫婦沒有意見。」（三五九）

二六：永漢大村數官田

這時在官田村，出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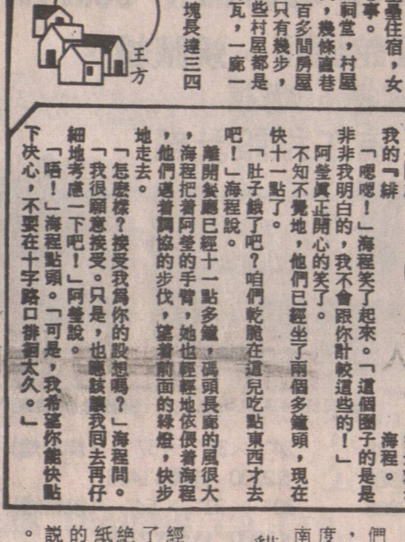
官田村是永漢地區最大的一條村，丁口四百，人口近千。它的古村形式，保持得相當完整。整條村用磚塊大石砌成高牆圍繞，牆中有不少槍眼，用以對付敵村或土匪的進攻。村口的大門，就像城門一樣，那兩扇木門，厚達半尺，高達丈外，把門關上，炮也砸不開。

村口旁邊有一個魚塘，方圓數丈，就像是古城的城門河，把官田村護衛起來。村後有一座堡壘。這個堡壘已經不再成爲被鬥的保險地方，而成爲全村女孩子聚會之所。村中少富家的女孩子，自己沒有單獨的房間與床鋪，晚上就去這座堡壘住宿，女孩們住在一起，交流心事。

村的正中是五進的大祠堂，村屋就依着祠堂向兩旁發展，幾條直巷，幾條橫巷，一共有二百多間房屋。這些橫巷直巷，相距只有幾步，只能讓人與牛通過。這些村屋都是人字形的平房，青磚青瓦，一廊一房一灶。

由祠堂至圍牆，由一塊長達三四丈闊達八九丈的空地，村中最有特色的一間屋，就是王炳森興建的保德家塾。保德家塾就建在祠堂的右手邊。

獨的房間與床鋪，晚上



城市之光

■医成

死不悔改（二六）

何少芳知道他找自己的原因了，那是求助的意思。

何少芳道：「我助你的財力有限，極其量能解決你短期的生活，希望你好好做人，找一份正當職業，過正常人的生活。」

「曾經滄海難爲水，昔日的行爲，我已深惡痛絕了，我要重新做人。」王洪說。

「你給我銀行戶口號碼，我會轉一些金錢給你，讓你暫救燃眉。」

王洪把唯一的銀行戶口號碼說了出來後，何少芳記錄了下來，再問他出來後情況，他比較詳細的說出了自己的生活。

當然，一個平日豪氣的人，落難了，仍然要擺歎。他一說出來，某片商已和他接觸，要他拍一部監獄風雲的影片，不過，他不想把自己在獄中情況，讓觀衆有所知而破壞形象，所以推辭了。

王洪又說，雖然舊居沒有了，但租來的新居，地方仍不細，却也佈置得美奐美侖，如果她不信，可以到來參觀。

他這樣說，除了仍然一味自我吹擂外，還希望給何少芳出來，動之以情，求以復合。

何少芳也知他的慣性，會他死不悔改，馬死還騎在馬背上。

兩天後，王洪拿着銀行存摺到銀行打轉，發現存欵多了一萬元，是轉眼過來的。

開心

二一八：不要排徊太久

「我聽說，這兩年來，你在學界中很活躍，幾乎成爲『學生領袖』了！所以，你要到加拿大去，就使我多少感到奇怪了。」一會兒，阿瑩說。

「我先要替你的話更正一下。這兩年，我只是比較關心社會，關心世界，不像過去那樣一個動地埋頭書堆而已！並不是什麼『學生領袖』。」海程說，「到加拿大去，那也不奇怪。我是去唸書，去求知識、求學問，並不是志在鍍金，也不是逃避香港的現實。將來，我可能還會回來的。我覺得，只要我們有一個做人的宗旨，那麼，無論你走到哪裡，都不會迷失。」

「海程，有一件事情，我還想問你。」阿瑩又說。

「你問吧，現在我是有問必答。」海程的情緒有點興奮，他拿起桌面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沙濾水。

「報紙雜誌上曾經刊登過不少關於我的『緋聞』，你，相信嗎？」阿瑩微笑地望着海程。

「嗯嗯！」海程笑了起來。「這個圈子的是是非非我明白的，我不會跟你計較這些的！」

阿瑩眞正開心的笑了。

不知不覺地，他們已經坐了兩個多鐘頭，現在快十一點了。

「肚子餓了吧？咱們乾脆在這兒吃點東西才去吧！」海程說。

離開餐廳已經十一點多鐘，碼頭長廊的風很大，海程把着阿瑩的手臂，她也輕輕地依偎着海程，他們邁着調協的步伐，望着前面的綠燈，快步地走去。

「怎麼樣？接受我爲你的設想嗎？」海程問。

「我很願意接受。只是，也應該讓我回去再仔細地考慮一下吧！」阿瑩說。

「唔！」海程點頭。「可是，我希望你能快點下決心，不要在十字路口徘徊太久。」

春夢

■陳浩泉

七二一：終於言明一切

蘇珊並不氣餒，仍不斷追問安東洛夫，安東洛夫終於執拗不過，將發現窃聽器的事一一說了出來。

「什麼叫窃聽器？我不明白。」蘇珊機警地裝糊塗了，「這種東西又有什麼用途呢？」

「這是警方專用的東西，所以我有理由懷疑他們已監視我了，」他喘喘氣地解釋，「我不能不逃走了，你願跟我一起嗎？蘇珊，我太需要你了。」

蘇珊的心很亂，想不到對方已識破，是怪自己安裝時不夠細心，怎麼辦呢？

「怎麼樣？願意跟我走嗎？」他又在催促，「明天就遲，我願意跟你走，由你安排，因爲這裡的環境我不大熟悉。」

「你眞的願意由我安排逃走的地點？」蘇珊的心不禁怦然而動，她迅速想到『請君入甕』的辦法，因爲對方已計劃逃亡，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須讓當文迅速前來拘捕他，否則夜長夢多。

「是的，」他點點頭，「警方既然已盯上我，難道我就在這裡等他們前來束手就擒嗎？」

「明早才走也未遲，」她試探地問，「因爲現在太晚了。」

「當然。」他隨口就答，「我們該休息了，是嗎？唔，明早到哪裡去？」

「到郊區去。」她馬上答。

大俠宋顏南

■埠木湖槳・文 占秋原・圖

十四：為民奔波

德州在河北東路及山東西路交界之處，遠國未亡時，此處仍屬宋境，但如今已爲金所佔領，大金國國力正盛，如日方中，宋室腐化已久，加上金兵饒勇善戰，大軍所到之處，宋將不是被殺敗，便是開城投降，上下對朝廷信心全失，老弱婦孺都逃難去了，青壯年則不甘心當亡國奴，等候時機，揭竿而起。

余顧南師徒一路所見，十室九空，一片荒涼慘況，心頭如壓了塊大石，沉甸甸的，誰都不願開腔。

兩人在德州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間小飯館，匆匆塡飽肚子，余顧南看看天色，日頭已偏西，但他歸心似箭，乃道：「南兒，咱們出城去吧！」

兩人走出德州城，走了一程，忽然余顧南站住，沉聲道：「樹後是什麼人？給我滾出來！」

「施主早應該猜到！」話音剛落，樹後便走出一位和尙，正是南渡哈，道：「此本是貴國地方，但如今已是我養中物。是以此處實是某方之地點，誰也不吃虧，施主認爲如何？」

余顧南態度出奇地冷靜，先向徒弟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退後，同時徐徐抽出刀來。

「對余某來說，在何處較量都是一樣，亮兵刃吧！」

南渡瞥見刀刃寒光，神色一動，冷笑道：「貧僧會聽人說施主近年來已不用玄鐵寶刀，改使木棍子，然後執起此根棍子，而將刀拋給徒弟。」

「閣下眞是有心人，沿途跟踪，這種不辭勞苦之精神，教余某佩服之至！」余顧南冷冷道：「但未知此處是貴國之境，還是仍屬大宋所有？」

南渡首先打了個哈哈，道：「貧僧自來此處，所管轄地方，並無人民，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他喜歡你，當然替你做監視我的線眼啦！」

「我不認識他，怎麼會找他做我線眼呢？」

「怕我讓港島的妖冶的女郎引誘去嗎？」

「唔，這些遊客從未到過巴黎，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我先要替你的話更正一下。這兩年，我只是比較關心社會，關心世界，不像過去那樣一個動地埋頭書堆而已！並不是什麼『學生領袖』。」

海程說，「到加拿大去，那也不奇怪。我是去唸書，去求知識、求學問，並不是志在鍍金，也不是逃避香港的現實。將來，我可能還會回來的。我覺得，只要我們有一個做人的宗旨，那麼，無論你走到哪裡，都不會迷失。」

「海程，有一件事情，我還想問你。」阿瑩又說。

「你問吧，現在我是有問必答。」海程的情緒有點興奮，他拿起桌面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沙濾水。

「報紙雜誌上曾經刊登過不少關於我的『緋聞』，你，相信嗎？」阿瑩微笑地望着海程。

「嗯嗯！」海程笑了起來。「這個圈子的是是非非我明白的，我不會跟你計較這些的！」

阿瑩眞正開心的笑了。

不知不覺地，他們已經坐了兩個多鐘頭，現在快十一點了。

「肚子餓了吧？咱們乾脆在這兒吃點東西才去吧！」海程說。

離開餐廳已經十一點多鐘，碼頭長廊的風很大，海程把着阿瑩的手臂，她也輕輕地依偎着海程，他們邁着調協的步伐，望着前面的綠燈，快步地走去。

「怎麼樣？接受我爲你的設想嗎？」海程問。

「我很願意接受。只是，也應該讓我回去再仔細地考慮一下吧！」阿瑩說。

「唔！」海程點頭。「可是，我希望你能快點下決心，不要在十字路口徘徊太久。」

巴黎新一代窮人

・桂棠・

貓狗失踪突增 乃是地震預兆

美國一位地質學家經過多年研究，發現了一種預測地震的「絕招」，如果當地報紙上有關尋狗、尋貓的廣告驟然增多，那說明地震就即將發生。因爲狗、貓會根據它們的感覺，發生「拋錨」而堵塞交通，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這些遊客從未到過巴黎，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東歐遊客 黎巴擾煩

去年，巴黎人曾經對大量湧入的東歐觀光客大表歡迎，法國總統密特朗亦曾發表過令人感到溫馨的演說，但是一年的賬算下來，人們發覺，絕大部分的東歐觀光者其實對巴黎的旅遊收入貢獻甚微，甚至會成爲巴黎當局的另一種負擔。

一位專賣紀念品的商人說：東歐的遊客中，絕大部分是波蘭和捷克人，他們所能做的，是到教堂點燃一枝臘燭，這些人對我的生意沒有好處，他們不單是較其他遊客消費低，而是根本不買。

違例泊車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交通部門的官員說，許多駕車來法國的東歐遊客，其座駕不但舊，而且性能不佳，它們造成污染，而且因常發生「拋錨」而堵塞交通，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他喜歡你，當然替你做監視我的線眼啦！」

「我不認識他，怎麼會找他做我線眼呢？」

「怕我讓港島的妖冶的女郎引誘去嗎？」

「怕得很。」她故作驚怕的口氣。

「那你不去醫館監視我？」

「早已佈下線眼啦！」銀妹說。

「誰是你的線眼？」

「秘密，不告訴你。」

「拆穿了，你什麼線眼也沒有，銀妹你喜歡去港島嗎？」

「當然喜歡啦！」

「爸爸已把醫館交給我嗎，自己呢？打算落葉歸根，回家鄉，却兩邊走。」

「想不到，一個你和我都不那麼好印象的老人家竟忽然間不是那麼一回事！」銀妹說。

「從這件事我看見自己年輕時的粗莽和衝動！」石湖說。

「我「向對珍姑印象不好，也想不到，她會去碼頭接老爺。」

「以前知道珍姑和我爸爸的事嗎？」

「你是說本泉老爺，還是大老爺？」

「當然是本泉老爺啦！」

「不知道。」

「珍姑是我媽。」

日本心理學家發現 香口膠的妙用

女司機咀嚼可減少事故

近年來，日本女性計，在過去的九年中，女性領取駕駛執照的人數增加了一點八倍，而行車事故卻增加了二點三倍。相同距離的行車事故率，女性比男性多百分之五十，其中死亡事故的首要原因，男性爲「超速駕駛」，女性爲「精力不集中」。

最近，九州大學實驗心理學教授松永勝一發現，女司機嚼香口膠，能提高大腦的反應速度，有助於減少事故。他曾以幾組不同年齡的女性爲對象，利用電子計算機模擬駕駛進行試驗。

試驗時，受試者根據屏幕上顯示的街景實況，分別對三種交通信號出現後的情況進行處置：紅燈出現，緊油門踩剎車；黃燈出現，緊油門，綠燈出現，踩油門重新起步。經五十次反覆測試，發現多數人反應速度明顯提高，尤其對紅燈信號的反應迅速。反應時間的縮短對高速行車有着特殊的意義。如在車速爲一百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上行駛，縮短零點零八八秒就意味着爭取了二點五米的距離，這個距離在某些場合下，很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松永勝一教授分析認爲，嚼香口膠能刺激腦組織的活動，使大腦產生適度的緊張，因而能提高大腦的反應速度，有助於女司機更加集中精力，減少行車事故。

小說，本來是供欣賞或解悶之用的。有誰能想到，世界上竟有一本小說，卻成了一名情況危殆之病嬰的「救命王菩薩」！

且說楷泰耳夫婦帶着一歲半的女兒搭飛機抵達倫敦時，小女孩突然全身猛烈抽搐，大量出汗，不能吞嚥，陷於半昏迷狀態。楷泰爾夫婦急忙乘的士直奔醫院，醫生雖盡全力搶救，女嬰的病況卻無半點好轉。更糟糕的是，連病因都找不到。

五天就這樣過去，病嬰的情況越來越壞。也是她命該有救，這天晚上照看她的護士瑪莎．曼特蓮德，偶然翻開一本小說《白馬別墅》，被其中一段關於金屬元素鉈中毒致死的全部調查過程的詳細描寫吸引住了，因爲她覺得病嬰的症狀跟書中的描寫一模一樣。於是她向醫生說了。醫生再次做了化驗，發現病嬰體內鉈的含量的確很高。病因找出，對症下藥，女嬰三星期後就恢復了健康。

救命的小說

■情風球拳

奇聞

瘋子行徑常人難明

自稱爲專業瘋子 十九歲起住進山洞 妻子亦非常人

五十二歲的杰克．朗姆斯布頓以裝瘋賣傻換取真正的快樂。杰克稱自己未發瘋而是專業瘋子，「我唯有以瘋養瘋。」儘管杰克稱自己是個正常人，但從他的家譜看總有幾分超正常的感覺。他承認說：「我十九歲那年就想離開人類，結果搬進一個山洞內居住。」杰克的祖父在家鄉英格蘭的哈德斯菲爾德也小有名氣，整天抱着劃有紅槓槓的聖經東遊西逛。

杰克後來惱羞成怒，於一九七八年在地上挖了個坑，將身子埋進坑內，待爬出坑後，他就宣稱自己介乎正常人和瘋人之間，將照自己的意願自由自在地生活，事後遷往他的新居「史創最瘋狂小屋」居住。杰克的第三輪妻室蘇西亞．弗盧西亞也是非正常人，她於一九八七年在小屋四周挖了溝渠，把他們與世隔絕。杰克誇耀說，他的瘋狂小屋二十三載未清掃了。

（蘇）

法國西風情

巴黎

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那只有去乞討了。他睜着疲倦的眼睛說：「我現在什麼也沒有了，但我還不是被淘汰的人，我要找工作，我一定能找到！」伯爾納的情況不是個別的。

阿勒弗爾夫婦住在塞特市郊的低租金公寓內，房間裏除了有一張很大的長沙發外，就別無他物。阿勒弗爾現年三十八歲，十四歲就下礦井工作，十八歲時因患病而喪失工作。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間他在公共事務局任巡警。一九八二年九月，這個局由於經濟衰退，裁減人員，阿勒弗爾被解僱了。從那時到現在，他一直沒能找到工作。

他說：「一年來，我的生活發生困難，要想改變已不可能了，我母親給我一些錢，和我身材差不多高的哥哥給我些衣服。至於我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則由天主教救濟會供給。我當了祖母留下的首飾做找工作的盤纏。我已經被社會排斥。如果說我還有勇氣活下去的話，完全是爲了我的三個孩子。」

科學家發現史前樹葉恐龍骨

南極北美曾經連接

電腦腦證實猜想 傳統理論受挑戰

科學家在南極洲山脈的考察活動中，掘出了史前樹葉和恐龍骨，這些發現對有關南極洲的歷史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

依該俄州立大學的地質學家彼得．韋伯教授說，他的工作小組發現了內有三百萬年前樹葉的岩石，這一發現可能意味着南極洲曾經對大量湧入的東歐觀光客大表歡迎，法國總統密特朗亦曾發表過令人感到溫馨的演說，但是一年的賬算下來，人們發覺，絕大部分的東歐觀光者其實對巴黎的旅遊收入貢獻甚微，甚至會成爲巴黎當局的另一種負擔。

一位專賣紀念品的商人說：東歐的遊客中，絕大部分是波蘭和捷克人，他們所能做的，是到教堂點燃一枝臘燭，這些人對我的生意沒有好處，他們不單是較其他遊客消費低，而是根本不買。

違例泊車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交通部門的官員說，許多駕車來法國的東歐遊客，其座駕不但舊，而且性能不佳，它們造成污染，而且因常發生「拋錨」而堵塞交通，所以他們駕車時十分緩慢，而且會違例行車。

「他喜歡你，當然替你做監視我的線眼啦！」

「我不認識他，怎麼會找他做我線眼呢？」

「怕我讓港島的妖冶的女郎引誘去嗎？」

「怕得很。」她故作驚怕的口氣。

「那你不去醫館監視我？」

「早已佈下線眼啦！」銀妹說。

「誰是你的線眼？」

「秘密，不告訴你。」

「拆穿了，你什麼線眼也沒有，銀妹你喜歡去港島嗎？」

「當然喜歡啦！」

「爸爸已把醫館交給我嗎，自己呢？打算落葉歸根，回家鄉，却兩邊走。」

「想不到，一個你和我都不那麼好印象的老人家竟忽然間不是那麼一回事！」銀妹說。

「從這件事我看見自己年輕時的粗莽和衝動！」石湖說。

「我「向對珍姑印象不好，也想不到，她會去碼頭接老爺。」

「以前知道珍姑和我爸爸的事嗎？」

「你是說本泉老爺，還是大老爺？」

「當然是本泉老爺啦！」

「不知道。」

「珍姑是我媽。」

日本藝術家筆下高五千至七千米的摩天城模型，這種摩天城可供五十萬人居住。